秋日,赴这场长江之约

□廖生斌

九月的武汉,总爱把最柔的风、最亮的夜,都揉进长江的波纹里。当9月12日的暮色漫过龟山电视塔的尖顶,漫过户部巷飘着的热干面香气,第二届长江文化艺术季终于踩着江潮的节奏启幕——而“长江荣耀”号伴游船,恰是这场盛宴里最灵动的一笔。它不是静止的观景台,是游弋在江心上的“艺术容器”,载着江城的浪漫,缓缓剖开长江里藏了千年的文化肌理。

你看这“江岸—江面—天际”织就的画卷,一帧比一帧勾魂。江岸的灯先是怯生生亮几盏,忽而像被谁点了引线,次第铺开暖黄的光海:黄鹤楼的飞檐被染得温润,檐角的铜铃在风里轻晃,恍惚间竟似看见昭君轻提裙摆,从飞檐下走过,裙裾扫过的地方,江滩步道上的游人都成了鲜活的注脚,孩子们举着糖画追跑,老人倚着栏杆哼起楚剧,连风里都裹着烟火气。

江面之上,“长江荣耀”号破开粼粼波光,船头雕刻的楚纹在灯影里流转。忽然,船中甲板的灯光骤暗,唯有一束追光穿透暮色,落在舞台中央——身着曲裾深衣的舞者缓步而出,正是以昭君为形的表演!她头戴点翠步摇,肩披素色纱帛,手中琵琶半抱,指尖轻挑弦丝,《昭君出塞》的旋律便顺着江风漫开。初时曲调柔缓,她舞步轻挪,纱帛在身后划出淡青的弧线,仿若是少女在香溪河畔踏青,指尖似要触碰岸边初绽的兰草,眼波流转间满是对故土溪山的眷恋;忽而曲风一转,节奏渐急,她足尖点地旋身,纱帛翻飞如振翅的雁,仿佛从香溪的柔波跃向塞外的风沙,眉宇间褪去青涩,多了几分家国担当。舞者每一次俯身似揽溪中月影,每一次扬袖若拂岸边清风,都与江面的波光相映,连船舷边掠过的晚风,都似携着香溪的温润,为这舞姿伴舞,引得甲板上的观众屏息凝神,有人悄悄红了眼眶,仿佛透过这舞蹈,触到了千年前那位从香溪走出的女子心底的赤诚与温柔。

一曲终了,掌声未落,忽有人吟起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声线苍劲,引得众人侧目——原是演员扮作屈原模样,青衫广袖,手持竹简立于船舷,江风掀动他的衣摆,仿佛两千年前的求索之心,正顺着江水漫到眼前。有人凑到栏杆边,指尖几乎要触到江面,既能看见江风拂动岸边“楚辞灯廊”里的绢画,又能听见船内传来的编钟余韵,歌声、光影与江水共鸣,每一道波纹都成了旋律的延长线,连鱼群跃出水面的声响,都像是为这场展演添的节拍。

正当众人沉醉在这怀古的静谧里,天际忽然传来一阵细密的嗡鸣——先是几点微光在墨色里闪烁,转瞬便汇成星群,数千架无人机如被唤醒的萤火,骤然腾空!它们先是低空盘旋,拼成香溪河畔的潺潺溪流,水波纹路随江风轻轻“晃动”,溪畔立着纤细的人影,正是方才舞蹈里的昭君;接着机群缓缓升空,光影流转间,人影化作怀抱琵琶的模样,身后渐次铺开连绵的群山,仿佛再现出塞的壮阔路途;忽而节奏一变,无人机群迅速重组,一边是屈原行吟泽畔的剪影,青衫飘袂与竹简清晰可见,一边是昭君立于烽火台的身姿,纱帛与长风共舞,两座“光影雕像”隔江对望,将楚地千年的家国情怀凝在天际;最后,所有光点骤然聚拢,化作黄鹤楼的飞檐翘角,与江岸边的真楼精准重合,连檐角铜铃的轮廓都清晰可辨,引得甲板上惊呼迭起,手机镜头纷纷对准天际,生怕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惊艳。

无人机表演的余韵未散,大型烟花秀已从江上腾空!金红的火簇先是温柔地绽开,像楚地女子头上的步摇,细碎的光粒落进江水便成了碎金,仿若是香溪的星光坠入长江;忽而节奏骤变,数十道烟火同时喷薄,如万马奔腾过江面,溅在天际便成了霞光,连长江的浪都被染成橘红。最惊艳时,烟火竟在空中拼出“长江荣耀”四个大字,光影映在每个人的脸上,有人抬手去接飘落的火星,有人举着手机哽咽——这哪里是烟花,分明是长江把千年的故事,把香溪与昭君的记忆,都揉进了这一瞬的璀璨里,而方才无人机与舞蹈里的温柔与壮阔,也似随这烟花,融进了江天之间。

第二届长江文化艺术季也循着江风焕新而来,“长江荣耀·抬头见”这句邀约,藏着最朴素的浪漫。无需刻意寻觅,只需在江城的暮色里抬头,就能与天际的屈原、与那抹来自香溪的昭君身影撞个满怀;只需踏上“长江荣耀”号的甲板,就能让江风裹着编钟的余韵、烟火的暖意,还有昭君舞蹈里那从香溪流淌出的家国情怀,漫过衣襟与心尖。这哪里是一场艺术季,分明是长江对武汉的偏爱:把流动的江作舞台,把辽阔的天作幕布,把每一个向往美好的人,都拉进这场“江天共舞”的梦里。

若你正寻武汉秋日的好去处,不妨来长江边赴这场约。在“江城十二时辰”的某个瞬间——或许是暮色刚沉时,或许是烟火将起时,登“长江荣耀”号,看江岸的黄鹤楼映着灯,江面的游船载着昭君与香溪的故事、屈原的诗,天际的无人机与烟火裹着千年记忆。那时你会懂,长江的美从不止于奔涌的浪,更在于这样的夜晚:江天共舞,荣耀满溢,每一次抬头,都是与江城最动人的相遇,每一次回忆起那支昭君舞、那片无人机星群,都似能看见香溪的流水,正伴着长江,对这片土地说尽跨越千年的温柔。

缝被子的女人

□陈年喜

吃过早饭,爱人一边洗锅刷碗,一边吩咐我:“中午你做饭,我缝被子。”我说:“行。”

她从楼上取下来一张竹席,摊开在地上,把外面晾衣绳上的被套、被里、被面抱回来,在竹席上铺开,细细缝纳起来。

竹席是岳父的手艺。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年,大概知道自己时日无多,给我家打了好几件竹器,意在实用和留念。这张竹席耗时最多,竹席是最考验匠人手艺和耐心的活儿,他把手艺和耐心都发挥到了极致。这是一张极其精致漂亮的竹席,细细的经,密密的纬,四角用精篾走了莲纹。虽然五六年过去了,还很崭新。十里八乡已经没有了篾匠,这样的竹席也不会再有了。

竹席是用来晾晒粮食和杂物的,如今不再种地,生活内容也日益单调,就只剩下缝被子时作为铺垫物一途。

浸透了阳光的棉套有一股淡淡的新棉味儿。太阳暴晒下的棉朵炸开来,馨香里有一股甜味儿,那甜味不同于砂糖,也不同于果甜,说不清,道不明,似没有,又实实在在存在着。经过了时光淘洗后的棉套,棉花味儿被消解殆尽,阳光把它们最初的味道重新又呼唤了回来,在帮助牵开被套的一瞬我又闻到了它们。

这样的味道贯穿了我的半生。

我从小身体弱,走路晚,母亲在缝被子时,总是把我放在席子边上。我躺在席子与被子交界处,看她穿针引线,看门外的天空云彩慢慢走过,棉花的馨香弥漫了我的身体和小小的大脑,那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。母亲从被子的边缘开始,一针一针往前走,又一针一针走回去,白花花的针脚有紧有慢,像一溜回家的白蚂蚁。一根线用完了,打一个结接上下一根,接着再走,缝到最后,打一个死结,她把线含在嘴里,我听见“哏”的一声,线头断了,一床被子的活儿终于完成了。母亲缝着被子,我会用被角把自己卷起来,久久不愿起来,不愿离开这温馨的世界。这样的迷恋从幼年一直持续到少年,后来离家读书,后来四方漂泊。

缝被子使用的是一种粗棉线,由几股细棉线搓合而成。母亲在窗子上扎一根针,针要扎得高,以免线从针身上滑落。细长的棉线以针为轴对折为二,一头含在嘴里,一头用双掌沿着一个方向搓捻,棉线上足了“劲”,两股合拢时,就扭成了一股线,再对折一次,如法重复一遍,最后变成了一根结实又有劲道的粗线。如果再对折搓合一次,就变成了线绳,可以纳鞋底了,但棉线来之不易,没人舍得,都用麻绳纳鞋底,麻绳的成绳过程和线绳的过程差不多。

峡河这地方并不产棉花,棉衣和被子使用的棉花大多来自南阳和灵宝。村里很多女孩子嫁到了南阳,也有往北嫁的,嫁到了灵宝,两地都是盛产粮食的地方。回娘家时,她们会带一麻袋棉花回来,但对于别的人家当然需要买或用物交换。供销社里也有卖的,但贵。

棉花不够时,女人们会去山上采一点儿野棉花掺进去,山上的野棉花到了秋天漫山遍野,但没有“筋丝”,不能掺得太多。我看见母亲缝被子时特别小心,缝到有野棉花的地方,要针脚更加细密,才能固定得住它,否则会跑棉,跑棉的结果是被子无法保暖,开出透亮一片天窗。

我发现一个现象,从来没有人会在阴天或雨天缝被子,这个困惑困扰了我好多年,若干年后的某天我问母亲原因,她从一只正削皮的冬瓜上抬起脸说,棉花属阳,浸了阴气的棉花永远晒不干,永远都是潮湿的,会让人生灾。我觉得没啥道理,又无力反驳。

母亲一辈子近视,一辈子没有戴过眼镜,她老年时,缝被子会悄悄戴上父亲的老花镜,父亲是老花,并不近视,不知道那眼镜对她有多少作用。

那些年在矿山,被子脏得快,也洗得勤,每次回来,带一床污脏不堪的被子,每次出门,带着拆洗一新的被子。爱人说,真是受够了黑心棉那个味。确实,那些年,矿上使用的被子全是这种劣质的棉。虽然用着难受,却从来不舍得丢掉,一直循环重复着使用。

我一直弄不清这种棉被里的棉到底是什么东西,每拆洗一次,它都会变得支离破碎,需要一片片组合才能形成新的被套。有一年元宵节,矿上组织工人耍狮子,用车厢搭起舞台,工人们把被子披在身上当狮皮,一场下来,晚上像没盖被子,都冻感冒了。我发现它唯一的好处是易燃,法兰盘的螺丝拧不动时,用它包裹住,点火,冷却,螺丝顺利就下来了。

2012年冬天去新疆天山,爱人给我缝了一床最厚实的被子。

我至今没有记住那个地方的名字,是天山南面还是北面,唯一记住的是它的冷,零下二十八摄氏度。爱人把三床被子拆洗一遍,再把被套重新组合,其中两床来自矿山,一床是结婚的嫁被。她把其中的劣质棉一片一片缝在完好的那张被套上,使完成后的被套像一张厚实的海绵。她用最结实的棉线,最密实的针脚把它缝起来,一称,整整十斤。

那年冬天,我一直待到了年关,最后回家时因为被子太沉,把它留给了一位四川同伴,听说他后来把它带到了甘蒙交界的马鬃山,在那里成成败败,人和被子都有很多故事。

好多年前,我写过一首诗歌《缝被子的女人》,时光转腾,现在已经找不到只言片语,也忘记了内容。现在,我也不大写诗了。缝被子的女人和其中的辛劳会永远在,在这个诗歌日益离场的时代,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为她们写一首诗。

鹡鸰鸟,兄弟鸟

□苏德来

夕阳西下,独坐酒肆,端一杯酒望窗外。一座桥、一条河、一只船,两三白鹭飞过,几声归巢鸟叫声,万丝夕阳,还有远方的旷野,令人沉醉其中,如是画中人。突然,一声鸟声,随之二三声,三五声,打破画面的宁静;视野随着鸟声而去,岸边灌丛上三五只鹡鸰鸟在呼叫,叫声中一只鸟从空中飞来,鸟声欢快,群鸟欢唱,鸟声从急促,到鸟声之欢乐,其中的变化无法从言语之中描绘探索,但,我似乎回到儿时,夕阳西下,炊烟袅袅,母亲的叫声,“德来回家吃饭了。”温柔而充满爱,如同鹡鸰鸟之欢歌。

我以为鹡鸰鸟也是如人类,等待家人回归。

鹡鸰鸟一名雝渠,一名点尾,为雀类。鸰如雀而大黑喙,白头颊,红眼,黑睛,黑颊。长如眉,黑颏,紫胸,白腹,青灰色背,青黑翅。翅有两白毛,青灰足爪,高胫,长尾,尾有白点,故亦呼鬻尾水鸟也。其雌者颔黑。《尔雅》云:鹡鸰,雝渠。《禽经》注云:鹡鸰雀属也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“脊令在原,兄弟急难。每有良朋,况也永叹。”鹡鸰鸟,兄弟鸟。鹡鸰鸟相互依存,彼此扶持,由此观之,人类之间,最可贵的莫过于这份真挚情义。因乌台诗案身在狱中的苏轼作诗《狱中寄子由二首·其一》:“圣主如天万物春,小臣愚暗自亡身。百年未满先偿债,十口无归更累人。是处青山可埋骨,他年夜雨独伤神。与君世世为兄弟,更结来生未了因。”兄弟之情深,愿望来世再兄弟。

古人喜欢以鹡鸰来表达兄弟情义,比如孟浩然共有五首诗词写以鹡鸰鸟表达兄弟情,我尤为喜欢《洗然弟竹亭》:“吾与两三子,平生结交深。俱怀鸿鹄志,昔有鹡鸰心。逸气假毫翰,清风在竹林。达是酒中趣,琴上偶然音。”兄弟者志同道合,友谊情深。

夕阳下,岸边鹡鸰鸟摇摇摆摆结对而行,有低头觅食,有追逐奔驰,有相互依偎,也有相啄亲热的。夕阳铺陈人间,鹡鸰演绎“情义”。儒家“仁爱”“礼仪”“忠诚”“信义”的价值观,在于“有情有义”。

年少之时读《聊斋志异·张诚》被兄弟情义感动。这篇小说写,张讷和张诚是同父异母的兄弟。张讷受到继母虐待,生活艰辛,而张诚则对哥哥充满同情和关爱。有一次,张诚帮助哥哥砍柴时被猛虎叼走,张讷痛不欲生,甚至自尽未遂。后来,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弟弟,兄弟俩得以团圆。小说将张氏兄弟的深情栩栩如生和盘托出,令人动容。

夕阳渐浓,鸟声欢快。它们必然是在歌唱友谊、歌唱美好,大概所谓的“禽有禽语,兽有兽语”。现代鸟类专家也认为,鸟有特定的社交手段,其鸣叫代表着不一样的情绪,比如鹡鸰鸟的尖锐急促叫声,这是受到惊吓,而轻柔的叫声是友好的招呼……清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卷七:“古有通鸟语、牛马语者。梁廷尉卿沈僧昭先为山阴令,与会稽太守武陵王纪校猎道而返。左右问其故,答曰:‘国家有边事,当还处分。问何以知之曰:向闻南山啸,故知耳。’俄而使至。是知鸟兽莫不能语者。氏戒杀,厥有旨哉!”可见人类对于禽类言语表达是相信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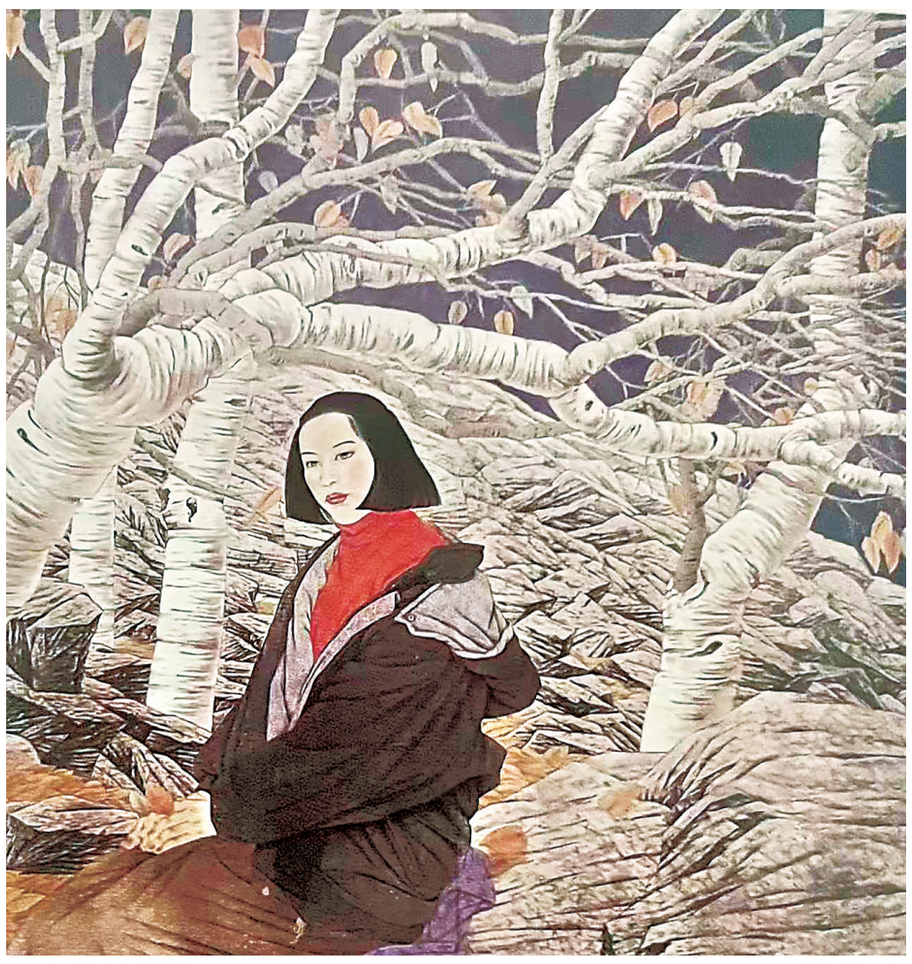
辛弃疾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“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”,因听到鸟声对国家的忧怀;杜甫曰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,花无情而有泪,鸟无恨而惊心,花鸟是因人而具有了哀怨之情。今天静听鹡鸰的鸟声,以为是暖人心的,虽然江湖三千里,举目无亲,却也温暖了我的心。

夜深,山东的好友张兄百金打电话给我说:“哥,我想你了。”我与百金兄弟在温州某校共事两年,彼此友爱,分别已有十来年,但是,他每每酒后总会与我通话,而且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“哥,我想你了”。跨越时空的问候,如同鹡鸰鸟婉转的歌声,温热彼此。

今夜,我也想起了远方的家,远方的兄弟。你们可好?明夏原吉《题乡人何养素鹡鸰图》诗曰:

嘤嘤黄鸟自求朋,友爱安能比鹡鸰。点尾摇头知有急,飘声随影岂无情。

信知结袂交游谊,未若弯弓涕泣诚。珍重何郎知此意,画图莫作等闲评。



深秋(中国画) 杨健生 作

影子是光的影子

□孙道荣

一个孩童,没有玩伴的时候,他就和自己的影子玩。

影子,是我们童年最好的伙伴,是真正的发小。等我们长大了,不会再幼稚地与自己的影子戏耍,影子也绝不会因此离我们而去。一辈子唯一对你不离不弃的,除了自己,就是影子。

我们都有名字,影子没有。有人喊你的名字,你不答应的话,影子永远不会替你应答。你站住了,回头,影子也跟着你站住,回头。你和那个喊你的人握手,拥抱,影子也和那个人的影子握手,拥抱。你若打出一拳,踢出一脚,影子也必和那个人的影子扭打在一起。你们分开,影子才分开,你们各奔东西,影子也各奔东西。影子全听你的。

但影子,比你本事大。

你做不到的,影子能做到。影子比你柔软,它可以钻进任何一条缝隙里;影子比你坚韧,可以随意折叠,扭曲,变形,生活让它怎样,它就怎样,世界给它怎样的舞台,它就配合它成为任意的样子;影子比你轻柔,它可以铺展在水面上,水如镜,它就如镜,水若起了波纹,它也能层层叠叠,一浪赶着一浪;影子可以上墙,垂直地飞檐走壁,功夫了得,墙若有个九十度角,它也能服服帖帖地粘上去;影子比你能屈能伸,你的身高不到一米八,它却可以有百米长,长到你看不到它的头顶,它也可以缩成一个圆点,被你自己踩在脚下。

影子比你勇敢,刀山它敢上,火海它也敢下,再锋利的刀,斩不断影子,再滔天的水,也淹不死样子。影子比你坚强,刀割它不疼,火烧它不惧,即使被千万人践踏,也丝毫伤不了它的自尊。影子永不疲倦,只要你站着,它倒下了,也是笔直的,一旦你奔跑起来,你跑得有多快,影子就能跑得多快,你不停下来,影子就永不停歇。影子永远只对你忠诚,你认准了一个方向,永不调头的话,影子就会紧跟你勇往直前,义无反顾,无论影子是跑在你的前面,还是跟在你的身后,它都绝不会弃你而去。

当你向着光明的时候,影子会默默地站在你身后,它从不会挡住你的光,也不会和你争功,抢在你的前头去拥抱那束光。当你背离光明的时候,它就沉着脸,走在你的前面,时时提醒你,你已偏离了光,远离了光,等着你调头,回转。当你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,那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,光从不同的方向照亮你,你闪闪发光,影子则散乱,成为无数的影子,忽东忽西,忽南忽北,像一个迷失的孩子。当你进入黑暗的时候,影子就不见了,成为黑暗里的一粒黑一粒暗,这时候的影子其实也没有消失,它只是暂时回到了你的身体里,成为你的一部分。

影子是你的影子,是你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在一堆人中,你还是你。在一堆影子中,你的影子永远是你的影子。从不混乱,从无例外。没有别人的影子,会跟着你走;你也永远不能将自己的影子,像废弃物一样,丢弃在其他影子之中而不顾。你面色红润,衣着美艳,你的影子也只有一种颜色;你头发花白了,满脸皱纹了,你的影子也还是一种颜色,影子不会因为你的改变而调整自己的颜色。影子的一辈子只有一种颜色——黑色,区别只在于有时深一点,有时浅一点,照耀你的光有多亮,你的影子就有多黑,影子让你黑白分明。

影子是你的追随者,你的拥趸,成为你的一部分,但影子又从不属于你,本质上,它是光的影子。有光的地方,才有影子,在光的照耀下,你才有了自己的影子。影子追随的,其实是光,光让它生,它就生;光让它灭,它就灭;光离开了,它必消失不见。光照亮了世间万物,也给它们标配了影子,光是要让人们和万物都明白,当你有了影子的时候,那是因为你已被光点亮。

影子自己不会流泪,但你向着光流泪的时候,那滴眼泪,就是一滴飞翔的光,或一滴飞翔的影子。

一碗粉皮里的秦巴烟雨

□李黎

“汉之广矣,不可泳思;江之永矣,不可方思。”《诗经·汉广》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爱而不得的伤感,面对浩浩汉江,痴情的樵夫只能折柳为笛,将未竟的相思吹成江雾。那笛声绕着芦苇荡打了个转,便随着江水流成了千年不绝的余韵,至今仍在暮色里轻轻摇晃。

一首诗能给生活带来多少改变?这或许本就无需定论。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吉光片羽,在岁月长河中兀自凝结成独特的印记。它轻声提醒我们,两千多年前,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,曾生活着一些用情至深的人——他们对着月光长叹,把心事沉进风波里,让每一朵浪花都成为诗行里凝固的句点。

汉江又名“汉水”,古时也称“沔水”。三千里汉江的走向,是大地暗藏的针脚。从秦岭南麓的晨露里抽出线头,穿过汉中盆地的沃野时,已织就半幅锦绣。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记得,西汉高祖刘邦在汉中城南设坛拜将时,三军的呐喊响彻云霄,韩信的佩剑寒芒流转。连年征战里,刘邦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,最终逐鹿中原、平定三秦,开创大汉四百余年的基业。自此,“汉人”成为汉民族乃至中国人的代称,并衍生出汉族、汉语、汉字、汉服等汉文化概念,绵延数千年而不绝。再后来,蜀国丞相诸葛亮在这里大战曹兵,六出祁山,北伐的马蹄踏碎秦岭古道,旌旗猎猎映红了江面,溅起的尘土落在江心,竟化作锦缎上最细密的纹路,风一吹,便泛起历史的涟漪,层层叠叠漫向远方。

汉江水系宛如一条绿缎,呈东西走向蜿蜒而来,跨越汉台区、城固县、洋县、勉县、留坝县、佛坪县等6个县(区)的全部,以及南郑区、西乡县、宁强县、略阳县、镇巴县等5个县(区)的部分镇办。在秦岭的雾霭中,这条缎带被浸润得愈发柔滑,流经汉中盆地时,它忽然放慢了脚步,仿佛特意要在此地,将两岸的草木灵气、土壤精魂都织入肌理。

世代依水而居的人们,早就从祖辈手中接过了与水共生的智慧:他们不仅看江水涨落知时节,还依着江湾走势凿堰开渠。于是,这方被汉江反复滋养的土地上,长出了蕨菜深扎溪涧的根须,结出了油菜饱满的荚果,孕育了水稻丰实的谷粒。河滩边的人家最懂水退我进,汛期江水漫过的沙洲,一到枯水季便种上耐旱的红薯。

在代代相传的烟火中,粉皮就这样从寻常灶间走来,带着两岸的烟火味道。当地人亲昵地将粉皮唤作“片皮”,它的制作原料是蕨根淀粉或红薯淀粉、土豆淀粉,每一种都带着土地的体温。尤其是蕨根淀粉,当它与辣椒红油在汉水蒸腾的水汽里相遇,便碰撞出酸辣咸香的山野韵味,那滋味,是最熨帖的家常韵味。

当春天的第一场雨过后,万物开始重生,蕨菜也在秦岭南麓的缓坡迅速苏醒。这些被古人称作“如意菜”“龙头菜”“山凤尾”的植物,将根须深深扎进森林的溪涧边,仿佛是大地隐秘的毛细血管。风是蹑手蹑脚的,拂过蕨菜时几乎没有声响,只惊得叶尖的露珠轻轻滚落。只有采蕨人的脚步,一声声踏碎森林的沉寂,他们俯身采摘的身影俨然与千年前的农人重叠,指尖掐断蕨茎的脆响,惊飞的不只是林间宿鸟,还有古籍墨香里沉睡的节气密码。

在工业化的时代,机器的轰鸣逐渐取代了手工的温度,然而,在汉中村头巷尾的手工作坊里,依然有人在坚守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技艺。每年农历七、八月份,正是蕨根淀粉含量最丰富的时节,将蕨根连根带土拔出后,得放入清水中浸泡一夜,慢慢软化根茎的倔强。清晨,木槌起落间,沉闷的声响传遍巷陌深处。匠人们将捣碎的蕨根倒进木桶,注水、清洗、搅拌,经细纱布过滤后,浆水在桶中静静沉淀,沉在桶底的便是蕨根淀粉。趁着日头晒干后,十斤蕨根换得一斤雪色,是大地对虔诚者最慷慨的馈赠。

在汉中人的巧手下,粉皮最家常的吃法是凉拌,那妙处就藏在热油激发出的香气里。辣椒和花椒在铁锅中“滋啦”爆响,烟雾弥漫时,裹挟的不只是鲜香,还有汉中人骨子里的爽利与包容,就像汉水一样,既能静水深流,也能一路飞流奔腾。

翠绿的菠菜、橙红的胡萝卜丝、鲜嫩的豆芽,与粉皮在碗碟中相遇,筷子轻轻搅动间,柔滑筋道,酸辣开胃,送上汉中人最熨帖的待客心意。

在汉中,粉皮是四季餐桌的常客,尤其到了夏季,当最后一缕晚霞沉入江心,暑热便随阵阵凉风渐渐消退。江边夜市里,凉拌粉皮在白瓷大碗里摆成一幅四时小品,江边的霓虹与千年之前的渔火,都化作碗底那抹摇曳的油光,映着一城人的烟火人间。